

黃典誠 著

詩經通譯新鈐

11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黃典誠 著

詩經 通譯 新鈐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滬)新登字第201號

詩經通譯新詮

黃 典 誠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銷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 16.5 插頁 5 字數 450 千字

1992年5月第一版 199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000本

ISBN 7-5617-0464-X/1·041 定價：(平) 10.25元
(精) 13.25元

序 言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在古代，《詩經》曾被尊爲六經之一，享有崇高的地位；在今天，也是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的一部重要經典。但是這部經典，今天我們要讀懂它，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近代學者王國維曾說，他讀《詩經》也只能懂得十之七八。對於一般讀者來說，困難自然就更大了。《詩經》之所以難讀，是由於年代相隔久遠，因而產生語言上的隔閡。因此要使一般讀者能够讀懂，對《詩經》做一些注釋和翻譯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過去已有過不少諸如《詩經選注》、《詩經今譯》等一類的著作，這些著作對於《詩經》的普及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的。黃典誠教授這本《詩經通譯新詮》，便是爲普及《詩經》而貢獻的一部新作。

這本《詩經通譯新詮》有不少的優點：它用韻文翻譯了《詩經》的全部篇章，在同類的著作中，可稱是最完備的。譯注的體例也安排得很周詳，如分“今譯”、“注釋”、“古韻”、“說明”四部份，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每首詩，這就可以把每首詩解釋得更透徹，使讀者更易於理解。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古韻”部份，把《詩經》入韻的字都注出古音韻部，這便可以使讀者體會到今天讀來覺得不通叶的地方，在古代都是和諧的。由於作者深明音韻、訓詁之學，在注釋方面，也時有一些獨到的見解。如“日居月諸”句，認爲“居”是“日”的韻尾 -k（本“而力”切一讀）和 -a 的合音 ka，“諸”是“月”的韻尾 -t 和 -a 的合音 ta，因此“日居月諸”毛傳以爲“日乎月乎”是正確的，但何以變爲“日居月諸”，如果沒有本書的新詮，就不能索解了。再如讀“有賁其實”爲“賁賁其實”，認爲詩中之“有”字凡加於

單音形容詞之前，應視為重寫符號。這些見解都是作者平日治學的心得，可給人以舉一反三的啓發。在譯文方面，作者也頗盡心力，能做到通俗流暢。總之，這本《詩經通譯新詮》可說是普及《詩經》的一本佳作。

據說漢代的匡衡善說《詩》，《漢書·匡衡傳》記載，當時的人曾這麼稱讚說：“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可見匡衡說《詩》是很生動精彩的。但是匡衡怎樣說詩，我們是不清楚了。現在黃典誠教授這本《詩經通譯新詮》，我們希望也能給讀者以“解頤”之樂。

一九八四年春鄭德坤序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凡 例

一、本書爲普及通俗而作，主要參攷書除《毛傳》、《鄭箋》外，尚有如下各書：歐陽修《詩本義》、蘇轍《詩傳》、王質《詩總聞》、程大昌《詩論》、嚴粲《詩緝》、朱熹《詩集傳》、龔橙《詩本誼》、陳奐《詩毛氏傳疏》、莊有可《毛詩說》、姚際恆《詩經通論》、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方玉潤《詩經原始》、崔述《讀風偶識》、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聞一多《古典新義》、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高亨《詩經今注》等，凡三四十種，擇善而從，不主一家。間或出以管見，文字尙簡，出處從略。

二、本書以原詩一篇爲一獨立單元。每一單元俱備：

1. 今譯——句式長短，略依原作。今譯叶韻，悉用京音。因欲趁韻，不免畫蛇添足，讀者諒之。
2. 注釋——分章進行，務求精簡。音注概依反切，折合今音。釋文擇取諸家之長，一得之愚，存乎其中。
3. 古韻——逐句注出，分別以□□□或□□□爲識。最後古韻部份歸納：某某某某：某部；某某某某：某部（餘類推）。關於古韻，依拙著《漢語語音發展史綱要》區之爲三十三部：之[w]職[wk]蒸[wng]支[e]錫[ek]青[eng]侯[ø]屋[øk]東[øng]魚[a]鐸[ak]陽[ang]微[i]物[it]文[in]脂[ei]質[eit]真[ein]歌[ai]曷[ait]寒[ain]幽[u]覺[uk]緝[up]侵[um]蕭[eu]蕭[euk]帖[eup]添[eum]豪[au]藥[auk]盍[aup]談[aum]。
4. 說明——先秦古籍中引《詩》說《詩》材料，隨篇編入，以助理解。採錄不全，請俟將來。此中闡發題旨，指陳修詞，或

探通人，或申鄙見，聊備一說，藉供參攷。

三、卷前以拙作《淺談〈詩經〉的語言》弁首，着重說明我國文學語言之源遠流長，並世罕見。

四、本書曾作為講義油印，並在廈門大學中文系中青年教師進修班上講授過。其後二次油印前曾修訂過一次。此次付印前又修訂再三。但時間迫促，水平所限，誤謬之處，賜教是幸。

淺談《詩經》的語言

——寫在《詩經通譯新詮》前面

一、引言

(一)概述。

中華民族的祖先爲自己的兒孫留下很多寶貴的遺產，其中之一就是馳名世界文學之林的《詩經》。現在可以看到的《詩經》一共有三百零五篇，就整數而言，人們管她叫《三百篇》。《詩經》的時代上起殷商，下迄春秋，前後七八百年。知名的作者如吉甫、奚斯等，屈十指不能滿，大多數是無名作家。《詩經》的內容是豐富多彩的，她對於當時社會的各方面都有十分深刻的反映。婚姻的不自由，社會的不合理，民間普遍的疾苦，貴族極度的荒淫，人民對於虐政的譏刺，廟堂對於先世的歌頌等等，可謂應有盡有，千古傳頌。

《詩序》云：“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孔穎達疏：“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由此看來，賦比興和風雅頌可以分爲兩大類：前者就修辭的方法而言，後者就篇章的體制而言。

就修辭而言：

賦——直言其事。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比——打個比方。如以“桃夭”喻婦人之貌美。

興——感物而發。如見關雎之和鳴興君子之思淑女。

這種看法似乎爭論較少。麻煩的是風雅頌這方面的問題。毛序云：“言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今觀十五國風所云，哪裏是“言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而大小雅所言，又何嘗都是“天下之事”與“四方之風”？毛序之不可信，昭然若揭。至宋鄭樵《通志·昆蟲草木略》云：“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朱熹《詩集傳·序》云：“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又云：“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這些說法都大同小異，並不能提出較新的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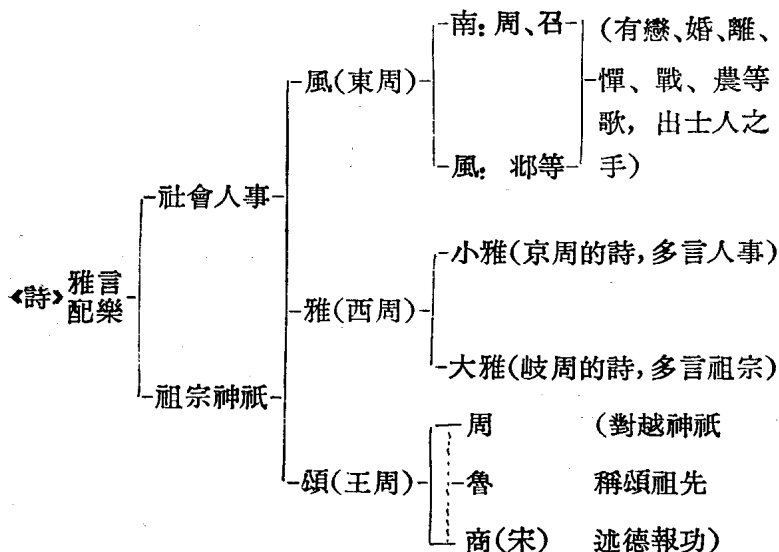
我們從語言方面着眼，發現十五國風、大小雅及周、魯、商三頌，其基本詞彙、語法結構和語音系統，大體一致。這樣一種語言，分明是先秦的通語雅言，是華夏部族世代相承的文學語言。這種諸夏遵用的文學語言，是商周兩代各個諸侯之國裏上層人物童而習之的使用較廣的社會交際工具，民間的匹夫匹婦是無由學習和熟練掌握的。若說出於里巷歌謠之作，則必難免方言土語之闖入。今觀十五國風，方言土語是很少見到的。

請進而更觀大小雅。所謂雅，原來就是夏字的轉音。周在經營西岐之前，自稱為夏。夏是一個部族的名稱，而岐周是這支夏族的發祥之地。岐周時期的周詩稱為大雅，京周時期的周詩稱為小雅。大小雅是西周時期諸夏集中於京師（或岐周或京周）的詩篇，它們所用的是同一體系的語言。小雅所詠與國風相同，多是有關社會人事的各方面。大雅所詠的多祖宗神祇，與三頌接近。及諸夏之流徙而東，分為諸國，斯有國風。（參攷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

至於頌，語言形式還是基本一樣的，所不同者，其內容多屬對越天神地祇，稱頌祖先，述德報功等。前者言社會人事，這裏却多

談神祇祖宗。

概括上述，製爲一表，以便參攷：



(二) 孔子和《詩經》的關係。

世傳《詩經》原有三千多篇，到了春秋時代，魯國有個大學者姓孔名丘，字仲尼，纔給刪定爲三百篇。此說不甚可信。不過據《論語·子罕》記載，孔夫子說：“我從衛國回到魯國，纔把樂章校正出來，讓《詩經》裏的雅呀頌呀，都有個正確的安置。”《史記·孔子世家》也說：“《詩經》三百篇，孔夫子都給配了管弦樂器而歌唱起來。”可見讓《詩經》和音樂恰當地配合起來的是孔夫子。

孔夫子門下有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孔門設教，根據《論語·先進》記載，共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四科應該都有教材，別的姑置勿論，其中言語一科，教材用的分明是《詩經》。請看下面兩條材料：

《論語·季氏》說，孔夫子曾經問兒子孔鯉(字伯魚)“學過《詩

經》了嗎？”孔鯉回答說：“還沒有。”孔子說：“不學習《詩經》，不好開口說話。”孔鯉退回去之後，就學習起《詩經》來了。

據《論語·陽貨》記載，孔夫子還曾對伯魚說：“你讀過（《詩經》的）《周南》、《召南》了嗎？一個人要是不讀《周南》、《召南》，豈不像面對着牆壁呆站着一樣？”

這是孔夫子把《詩經》看為學話課本的證據。當然所學的語音不是方音土腔，而是諸夏共同遵用的雅音。

在《陽貨》篇中，孔夫子又說：“年輕人為什麼不學習那《詩經》呢？《詩經》可以培養聯想能力，可以提高觀察能力，可以增進團結能力，可以加強諷刺能力。就眼前說，可以奉養父母；就長遠來說，可以服事君上。此外，對於鳥獸草木的名稱，也可以多懂一些。”他把《詩經》的種種效用，都說得透徹無遺了。

《為政》篇中孔夫子又說：“《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思想很正確’。”在孔子看來，《詩經》不但“語言美”，而且“內容美”。

又《子路》篇，孔夫子說：“一個人背熟了《詩經》三百篇，給他做個官兒，如果幹不下去，叫他去各國去當使者。如果不能回答一個專題，那就背得再多，又有什麼用呢？”孔夫子雖然強調不學習《詩經》就開不得口，但他反對死背教條，大力提倡努力實踐，務必做到不徒託空，而見諸行事之實。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孔門言語之科的主要教材，用的不是別的什麼，而是《詩經》三百篇。

（三）孔子如何以《詩經》施教。

《詩經》既然被孔門定為言語科的教材，他們師徒平時言談，必然直接應用到《詩經》的具體語句，或其含義，或其引申義。例如：

1. 子貢說：“貧窮而不巴結，富裕而不驕傲，怎麼樣？”孔子說：

“行了；到底還比不上貧窮而能樂道，富裕而能好禮的人呢。”子貢說：“《詩經》上說：‘像骨切了又磋圓，像玉劈了又磨穿。’就是這種意思！”孔子說：“賜呀，可以和你談論《詩經》了，告訴你前頭的，後面的你也知道了。”（原文見《論語·學而》），引《詩》見于《衛風·淇奥》，意思是說一個人在學習的時候，一定要有切磋琢磨的工夫，纔能觸類旁通，體物知情。

2.（魯國仲孫、叔孫、季孫）三家大夫，也唱着《周頌·雍》詩來撤除祭祀祖先的祭品。孔夫子說：“‘助祭的人是諸侯，天王莊嚴當主祭’，用在三家大夫的祭堂裏，有哪點是可取的呢？”（原文見《論語·八佾》）這是孔夫子引天子的《雍》詩的兩句來譏刺魯國三家大夫的僭越非禮。

3. 子夏問道：“‘輕巧笑容留嘴角，黑白分明眼神妙，潔白的底子上畫着花草’，是什麼意思呢？”孔夫子說：“繪畫得先有個白色的底子。”子夏說：“是不是先有仁義後講禮樂呢？”孔子說：“真能啓發我的，就是你卜商啦，現在可以跟你談論《詩經》了。”（原文見《論語·八佾》）

4. 孔夫子說：“穿着破爛又舊的絲棉袍子同穿着狐貉裘的人一起站着，却不感到羞慚的，怕只有仲由一個人罷。《詩經》上說：‘不嫉妒來不貪婪，怎能不叫人稱讚。’子路聽了，整天老唸着這兩句詩。”孔夫子又說：“僅僅這樣，怎麼就能好將起來呢？”（原文見《論語·子罕》）引《詩》見于《邶風·雄雉》。原意是說富者不驕，貧者不求，自是美德。子路日誦此詩，頗有自滿之意。孔夫子因勉其繼續上進，不能固步自封。

5. 孔夫子說：“看到好的猶如趕不上，看到不好的猶如伸手去試開水。我看過這樣的人了，我聽過這樣的話了。隱居起來追求自己的志趣，實踐仁義來貫徹自己的主張。我聽過這樣的話，卻沒見過這樣的人。‘誠然不服從婚約，因他見異才變更。’”（原文見《論語·季氏》）引《詩》見《小雅·我行其野》（此從程頤校正本），用

意在說明隱居行義，何以只聞其語，不見其人。無非是見異思遷，不能善始善終罷了。

6. 孔夫子在衛國敲着磬子，有個背着草簍從孔家門前經過的人聽了說：“多有心思啊！這樣的敲打磬子。”過會兒又說：“磬聲硜硜的，多麼可恥啊！‘不理解我自己啊’，不理解也就算了。‘水深繫着葫蘆過，水淺背着葫蘆涉’。”（原文見《論語·憲問》）引《詩》見《邶風·匏有苦葉》。這是背草簍的人引用來譏諷孔氏的不知深淺，一味奔走，殊屬無謂。

7. 曾子生了病，把學生們召集來說：“看看我的腳，看看我的手。《詩經》上說：‘戰戰兢兢心恐懼，像近深坑怕掉下，像走薄冰怕跌落。’從今以後，我知道大概可以免（于不孝之罪）了罷！年青人！”（原文見《論語·泰伯》）引《詩》見于《小雅·小旻》。曾子大約自信一生謹慎爲人，臨終之時，經過檢查：四肢無缺，也可以無愧于父母之後了。

此風一開，後來操觚爲文，也往往引用《詩經》裏的警句，以增加自己文章表情達意的效果。

孔門設教以《詩經》爲言語一科的教材，主要因爲《詩經》三百篇都是用商周時代的“官話”寫的，這種官話，當時稱爲“雅言”。《論語·述而》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四）關於《左傳》引《詩》。

作爲先秦規範的雅言，《詩經》語言怎樣在上古社會裏普遍流行，可從《左傳》引《詩》，以見一斑。

《春秋左傳》裏有不少和《詩經》有關的材料，大致有下面四種情況：

1. 用史實說明《詩經》某篇寫作的原因。例如：

（1）《隱公三年·冬》：衛莊公從齊國娶了東宮得臣的妹妹爲

妻子，叫做莊姜，美貌而沒有子女。衛國人因而爲她而唱了《碩人》的詩篇。

(2)《文公六年·春》 秦伯任好逝世，叫子車氏的三個兒子——奄息、仲行、鍼虎殉葬。這三兄弟都是秦國的勇士。秦國人民哀悼他們，替他們唱了《黃鳥》那篇詩。

2. 作者引《詩》以表示對歷史人物言行的褒貶。例如：

(1)《隱公元年·夏》 君子說：“頤考叔，真是純然的孝子。愛了自己的母親，感動了莊公。《詩經》(大雅·既醉)上說：‘孝子奮勉不廢墜，對你賞賜不能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

(2)《桓公十二年·冬》〔魯桓公和宋公〕又在龜地碰頭。宋公辭謝不來媾和。魯桓公改在武父和鄭伯另行結盟。於是率領大軍去討伐宋國，雙方就打起仗來。這是宋國不守信用的結果。君子說：“如果信用跟不上，結盟也是沒有用的。《詩經》(小雅·巧言)上說：‘君子聯盟又聯盟，禍亂越來越風行。’批評的就是不守信用啊！”

3. 書中人物引《詩》表明自己對於某某事物的愛憎取捨。例如：

(1)《閔公元年·春》 狄軍攻打邢國。管敬仲對齊桓公說：“西戎北狄，豺狼本性，千萬不能滿足他們；華夏各國，親密之至，千萬不能拋棄他們；貪圖安樂，貽禍無窮，千萬不能留戀的啊。《詩經》(小雅·出車)上說：‘難道不想回家去，不敢失約負神明。’不負神明，就要敵愾同仇，患難與共。請您出兵打救邢國以服從盟約。”齊國就出兵救了邢國。

(2)《僖公五年·春》 當初，晉侯(獻公)派士蔿替兩公子(重耳與夷吾)營建潘城與屈城。士蔿不小心，在土石裏滲雜了草木。夷吾告了狀，獻公叫人去責問士蔿。士蔿叩頭回答說：“我聽過沒有喪事而悲傷，憂患一定跟着來；沒有戰爭而建城，盜賊佔據爲營寨。保護盜賊的地方，又何必小心經營呢？當了官而不盡責任，這

是不恭敬；鞏固敵人會佔據的地方，這是不忠誠。丟掉了忠誠與恭敬，怎麼能够奉事君上呢？《詩經·大雅·板》上說：‘以德懷人纔安寧，同姓子弟是堅城。’君侯應該提倡仁德並團結同姓子弟，那是再牢固的城牆也比不上的。”

4. 諸侯大夫之間在朝聘盟會時賦《詩》，藉以表示自己的外交立場觀點。例如：

(1)《僖公二十三年·冬》 秦穆公設宴要招待晉公子重耳。子犯說：“我比不上趙衰那樣的文才，請求讓趙衰陪您一道去赴宴。”至時，公子重耳唱了《河水》（按這篇出于佚《詩》）。秦穆公答唱了《六月》（在小雅）。趙衰說：“重耳快拜謝主人的勉勵！”公子重耳馬上下了臺階來叩謝。秦穆公也下了一級連稱不敢當。趙衰說：“您把該怎樣幫助天子定天下的大事業寄望于重耳，重耳還能不叩謝嗎？”

(2)《文公三年·冬》 晉國生怕曾對魯文公不禮貌，提出改訂盟約的要求。魯文公到晉國去，和晉侯舉行盟會。晉侯宴請文公，唱了（小雅）《菁菁者莪》一篇詩。莊叔代表文公下臺階拜謝說：“小國聽命于大國，怎敢不注重禮儀？現在貴國用大禮招待我們，還有什麼比這更快樂的呢？何況小國的快樂，都出於大國的恩惠。”晉侯也降級拜辭。登上臺階拜禮完畢，文公唱了（大雅）《嘉樂》（今作《假樂》）這篇詩。

由此可見，《詩經》是上古最精彩的文學作品，具有最精煉的文學語言，我們完全有理由視其為漢語言文學的起點，在語音、語詞、語法三方面略作古今的比較，使人能打破古今的隔閡，懂得怎樣去以今喻古，從而減少閱讀《詩經》和欣賞《詩經》的重重困難。

二、《詩經》語言的語音

在中國，研究語音要靠韻書。但韻書之作，始於六朝。代表作

品，今唯《廣韻》（前身是《切韻》）。隋唐以前的韻書，現在無從看到。秦漢以上的韻書，更屬聞所未聞。幸喜《詩經》絕大多數是分章比韻的。從其入韻之字，我們可以按其分叶的疆界，而進行上古漢語韻部的離析；又按《說文》諧聲的系統，而進行上古漢語聲紐的攷訂。這樣上古雖無韻書，而《詩經》恰能兼起韻書的作用。

根據《詩經》中全部雙聲疊韻的材料，可以發現上古的語音系統是這樣的：

聲紐十九：

幫 b 滂 p 並 ḅ 明 m
 端 d 透 t 定 ḍ 泥 n 來 l
 精 z 清 c 從 ẓ 心 s
 見 g 溪 k 匣 g̣ 疑 ng 曉 h 影(零)

(注：ḅ ḍ g̣ ẓ 是帶聲聲母)

韻部三十三：

	收喉	收唇	收舌
陰：	之 支 侯 魚 u e o a	幽 蕭 豪 u eu au	微 脂 歌 i ei ai
入：	職 錫 屋 鐸 ug eg og ag	覺 緝 蕭 帖 藥 盍 ug iub eug eub aug aub	物 質 曷 id eid aid
陽：	蒸 青 東 陽 ung eng ong ang	侵 添 談 um eum aum	文 真 寒 in ein ain

上列三十三韻部，都可以讀爲平、上、去三聲。假定三聲爲高平、高升、高降，則有ā、á、à，āg、ág、àg，āng、áng、àng。促音之可以讀成三種音調，情況略如廣州的陰入、中入、陽入。中古漢語因上古促音變爲入聲一種調子，所以泯滅了內部高中低的區別，遂由韻類而變爲調類。

現代漢語的語音導源于《詩》音，現在無法詳談其演變，這裏只能說個基本的情況。大抵《詩》音的發展，遵循的是一條輕、重、分、合不平衡的軌道。有時因輕聲重韻、輕韻重聲，就來個明顯的一分

爲二。例如“茶”字《詩》音 dá，重聲今讀 tú，輕聲則讀 chá。有時候又會來個合二爲一（即分而又合），如杉/山《詩》音爲 sūm/sām，現在都讀 shān 了。

現代漢語聲母發源于《詩》音的聲母，列表對照如下：

今b/古〔幫〕波〔並〕敗	今p/古〔滂〕破〔並〕婆
今m/古〔明〕磨	今f/古〔幫〕夫〔滂〕敷〔並〕附
今d/古〔端〕多〔定〕大	今t/古〔透〕他〔定〕陀
今n/古〔泥〕挪〔疑〕凝	今l/古〔來〕盧
今z/古〔精〕左〔從〕坐	今c/古〔清〕搓〔從〕徂
今s/古〔心〕娑	今zh/古〔端〕者〔定〕宅〔精〕渣
今ch/古〔透〕詫〔定〕茶〔清〕差〔從〕查	
今sh/古〔端〕書〔心〕沙	今r/古〔泥〕惹
今j/古〔精〕嗟〔從〕藉〔見〕加	
今q/古〔清〕且〔溪〕去〔匣〕茄	
今x/古〔定〕斜〔從〕些〔匣〕諧〔曉〕戲	
今g/古〔見〕歌	今k/古〔溪〕科
今h/古〔匣〕何〔曉〕火	
今零/古〔明〕無〔定〕餘〔疑〕我〔影〕窩	

由此可見，現代標準音的 bpmf，出于上古的 bpbm。f 是中古以後纔出現的新音位。現代閩語也還沒有 f 聲母。今標準音 f，在閩語白讀都還作 b 或 p。如“蜂飛” fēng-fēi，閩南作 pāng-bē。

現代普通話的 zh-、ch-、sh-，源自上古：(1) d-、t-、d- 的輕讀。如“遲滯” chí zhì，今閩南作 tí tì。(2) z-、c-、z-、s- 的輕讀。如“山莊” shān zhuāng，今閩南作 sān tsōng。

現代普通話的 r-，源自上古的 n- 的輕讀。如“忍讓”，rěn-ràng，今閩南白讀 lǔn-niù（閩南“泥”混于“來”）

很明顯，《詩》音的全濁聲母，現在都清化了。

韻部方面。現代漢語韻母來源於《詩》音的陰聲韻、入聲韻和